

世界富豪百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钢铁大王

〔日〕大森实 著

卡内基传

铁路工程

〔日〕大森实 著

斯坦福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册书目

钢铁大王—卡内基传 (1)

铁路工程—斯坦福传 (137)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的威力	(1)
一	变迁中的时代	(1)
二	宾和皮特	(7)
三	潜能	(13)
四	电报邮差	(20)
第二章	通往资本家之路	(27)
一	做报务员	(27)
二	出任铁路管理局长	(34)
三	筹集资本	(41)
四	开通卧铺车	(49)
第三章	战争	(56)
一	普尔兰大会战	(56)
二	总统林肯	(62)
三	武器贪污案	(67)
四	荣归故里	(71)
第四章	经营有方	(76)
一	总统遇刺	(76)
二	钢铁时代的到来	(83)
三	突如其来的转变	(88)
四	执迷于钢铁	(94)
五	经济危机	(99)

第五章 马基雅弗利主义.....	(106)
一 佛里克亮相.....	(106)
二 捐赠.....	(112)
三 三个悲剧.....	(119)
四 流血事件.....	(126)
五 虎死留皮.....	(130)

第一章 美国的威力

一 变迁中的时代

他们在1848年全家背井离乡，奔赴美国。这一年，激烈的革命风潮席卷了欧洲大陆，时代进入转型期。

2月24日，巴黎人民攻进杜伊勒里皇宫，第二共和政权就此成立，宫殿的墙上写着：

“巴黎人民将自由、平等、博爱推展到全欧洲。”这“崭新的福音”传到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塞尔维亚，以及都柏林。

尽管有人预测保守的统治阶级会垮台，但反动势力的退却是暂时的，革命浪潮不久即被镇压。

拿破仑三世从英国回国，就任第二共和总统后，巴黎的革命旋风即吹遍德国、意大利及奥地利等国。3月，维也纳的革命风潮也汹涌澎湃起来，保守反动的核心人物——梅特涅垮台，这个奥地利宰相被迫化妆逃往英国。

英国也因无产阶级参政运动的“民权主义运动最后大突击”而颁布戒严令。意大利爆发了脱离奥地利统治的独立运动。另外，匈牙利的马札尔人也奋起反抗，旧时代敲起丧钟，随着平民阶级对特权阶级的大反攻，新民族主义开始勃发、兴起，旧时代就要崩溃了。

就在这一年，加州内华达山中发现金矿。就在移居匹兹堡的安妮姑妈寄给安德鲁·卡内基母亲的第

三封信送达时，卡内基的父母正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而遭受严重的打击。

“在前两封信中，我曾告诉你们现在还不宜来，但此时似乎是空前的大好时机。这里的工作机会很多，大可一展宏图。”

安妮的前两封信，分别是在她赴美之后的第4年和第2年寄来的。“此处工作机会有限，切不可贸然前来匹兹堡等地”，前两封信警告他们不能赴美，措辞甚为严厉。而这回却很明显指出，时机业已成熟，遂鼓励他们作移民的打算。

经彻底商量，卡内基的双亲决定离开久居的故乡邓弗姆林，移居匹兹堡，此时是1848年4月，卡内基12岁。

母亲比父亲还要果断、积极：“既然决定了，就连夜赶路……”

在苏格兰，“移民美国”称为“flit”，意思是趁夜摸黑迁移，或偷偷溜走。

卡内基的父亲威尔（威廉）虽然决意移民美国，但临到要变卖家产，摸黑迁移时，硬是狠不下心拍卖那些已经报废的纺织机，总有点依依不舍，而刚强的母亲，毅然强行低价卖掉那些物品。

邓弗姆林约在北纬56°线通过的位置，在世界地图上较莫斯科更为偏北，在细长的福斯湾的最深处，是苏格兰的古都。这里遍地是粗硬的岩石，上面长满了矮松及杉木等。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杀掉名将麦肯斯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为击退英格兰军的入侵，曾在该海湾内的邓弗姆林筑了一座城堡。对岸的爱丁堡虽然也有城寨，但却十分简陋。

为对抗西敏寺，马尔科姆三世的儿子大卫一世建造了大寺院，被烧毁后，只剩断壁残垣。

少年时期，卡内基时常随着教历史的叔叔拉文达到处参观古迹，因而他对从库尔德人的移居、到与英格兰的敌对关系，

以及同一国君治理等史实均了如指掌；他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已远超过与他同龄的孩子。

他常侧耳倾听叔父讲故事：“在城外湖上的小岛上，有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城堡废墟……”他对玛丽女王在这城中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捕获时的故事听得入了迷。尤其着迷骑士华莱士揭竿而起的故事，当他听到华莱士被处极刑时，竟然泪流满面。

在万里无云的日子里，卡内基可以从家中远眺建在岩石上的爱丁堡。在他6岁时，曾随叔叔和堂弟一同去过爱丁堡，一睹躬身驾临爱丁堡的维多利亚女王尊容。叔父自从妻子去世后，一直过着鳏居生活。他一人扶养乔治长大，卡内基与乔治情同手足。

邓弗姆林的北方盛产煤，南方一带为农场。

农场出产马铃薯、燕麦及少量的小麦。父亲不喜欢务农，所以经营纺织厂。该城可以说是以家庭纺织工业起家的。他们专门织丝绸及亚麻以及苏格兰格子布，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卡内基出生时，家中的楼里陈列着数台纺织机，且雇用了几名工人。但那时正值政治与经济转型期，英格兰的兰开斯特及利物浦等新兴机器纺织企业排挤家庭工厂，遭受此打击，邓弗姆林的纺织业日渐衰颓，工人陆续被解雇。

离开纺织工厂后，附近的年轻人纷纷拿起镐、锹，转往煤矿及铁工厂谋生。

卡内基的其它亲戚也陆续离开邓弗姆林移民美国，在卡内基家族中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移民之后，威尔一直到最后才移民，这可能是其割舍不下，或是对手工纺织业仍抱着一丝希望。当然，或许威尔内心仍在期待着社会主义运动。

卡内基的母亲玛琪（玛格丽特的昵称）以缝鞋为副业，工作场所设在家中的二楼。每当母亲工作忙碌时，卡内基总在一旁帮忙穿针引线，还在吃奶的弟弟汤姆则在摇篮里甜甜地睡

着。

卡内基每天一大早就起床。由于没有自来水，一切用水都是在附近仅有的一口井排队打来的。每天，卡内基都要用大木桶，来回挑几次水，然后才吃早饭、上学。

他曾因诗歌朗诵会上的优异表现而获得奖学金。

织布时，父亲经常应着纺织机的韵律，低吟这首诗：

“继承华莱士血统的苏格兰人，在英雄布鲁士王的率领下浴血奋战；鲜血染红了大地，荣耀归于苏格兰人……”

母亲在旁一边缝鞋，一边琅琅上口地应和着，而卡内基经常在穿线的时候，心里还默读在学校里学到的诗及文章。

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纺织业者，同时是个读书爱好者，包括叔父在内，父亲等5位好友合办了一个读者会，大家时常聚在一块朗诵、读书。

维斯卡塞特号帆船逆流溯行，在格拉斯哥载客后，顺运河而下，驶出福斯湾，直奔大西洋。

只是苏格兰，这一年就有188233人移民美国。他们分乘几百艘船只，远涉重洋，驶向美国，苏格兰经济恶化由此可略见一斑。

据文献记载，邓弗姆林比意大利的西西里更为不景气。

有的旅客在船上精神抖擞地唱着歌：

“西方！西方！自由乐土在西方。气势雄浑的密苏里河滚滚流向加勒比海。纵然付出辛劳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那里，贫穷的人至少可以摘取地上长出来的果实……”

但当帆船驶离苏格兰后，大家都因晕船躺下了。唯独卡内基身体状况良好，因而倍受船员们的喜爱。

因为卡内基帮着船员做了一些杂事，所以享受到一般旅客享受不到的特别餐点。五岁的弟弟汤姆和母亲一块住在女性的船舱，卡内基与父亲住男船舱。打开甲板的舱口，顺梯而下，

就置身于这个客舱的黑暗之中，举步行走得躬背倾腰，否则就碰头。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海上旅行。

第50天，船终于在纽约湾的卡斯尔·葛登近海停泊，航程大约6400多公里。在甲板上，映照着朝阳，可远眺布隆克斯与长岛岬角的风景。虽然历经艰辛到了美国，可在纽约举目无亲的卡内基一家，并没有因此宽心，漂泊的愁绪反添了几分。

“玛琪——”

完全出乎意料，在码头上呼唤的人，竟然是她少女时代的闺中密友史罗。史罗的先生以前与威尔是纺织同业，现在也站在她旁边。从他的穿着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纽约混得并不如人意。

在史罗家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晨，卡内基一家到码头的移民协会，接受安排前往最终的目的地——匹兹堡。

“到匹兹堡的路只有2条，我建议你走北方的迂回路程。”办事处的人这样提议。

所谓的迂回路程就是绕经伊利湖。

“另一条路程呢？”威尔内心紧张，战战兢兢地发问，声音有点涩。卡内基与母亲在一边提心吊胆，不断地拭去黄豆大的汗粒，然而仍然凝神注视着地图，静静地听着。

“坐火车南下至费城，然后再到匹兹堡。”

“为什么绕经北部伊利湖较好？”

他们的对话进行得还算顺利，威尔浓厚的苏格兰口音，说话时一般的美国人很难听得懂，幸而移民协会的办事员能听懂苏格兰英语。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是十分困难。对于卡内基来说是特别想走费城那条路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目睹以建国之钟和富兰克林（1706～1780年，美国的政治家及科学家。）而闻名于世的费城了，况且还可以乘火车呢。

“经过费城再到匹兹堡确实是一条捷径。以前阿勒格尼山

脉山势险峻，跋涉艰难。但现在有斜坡搬运专用的轨车，可连接运河与运河，而且驿马车的路况也很好，是由石块铺成的。不过，要花不少钱哩！每1哩（约1.6公里）至少要6分钱。而北部迂回路线，虽然较费时间，但1哩只需2分钱。”

“绕经北部！”

玛琪代替犹豫不决的丈夫作出果断的正面回答。玛格丽特·卡内基，是未来钢铁大王安德鲁最为敬爱的女子。她的脸部扁平，眼光非常锐利，身着黑色棉衬衫，配着一条格子裙。

她是一个非常受邻里敬慕的女性，当她执意要离开邓弗姆林时，镇上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流下眼泪，希望她断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不过，既然她是决意执行的事，谁也阻挠不了，她去向甚坚。她一决定迁移至美国，即刻拍卖掉了房屋、纺织机，及一切家具什物。然而，拍卖所得的现金却不够付1家4口的船票。

自幼便与玛琪情同姐妹的艾丽执意要把自己的私房钱给玛琪，“用我的储蓄！”艾丽反复坚持。她瞒着丈夫每月存下6先令的私房钱。6先令相当于美金2元5角，现在艾丽已存了20英镑。这笔“巨款”本来是准备用来盖房的。

“那盖房子的钱呢？”

“再存啊！”

“那怎么行？”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艾丽浓厚的苏格兰口音内掺杂着恳求的成份。

玛琪婉谢了好几次，但还是拗不过艾丽的好意，感激地收下了，说道：“那么，就借到有能力偿还为止。我一定要还给你的。”玛丽的声音融化着这种浓醇的友情。

卡内基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印度教徒将恒河畔的巴纳拉斯视为重要的圣地，对回教

徒而言，麦加是他们的圣地，基督教徒的圣地是耶路撒冷。而邓弗姆林对我来说是倾注一生情感的地方。”

卡内基眼前闪过牵着堂弟乔治的手站在海岸岩石上的情景：邓弗姆林古老寺院的塔尖；不住挥手，直至视线内再没有拉文达叔叔……夹杂在喧闹嘈杂的纽约移民间，不禁预想途径北部迂回路线到达落脚安户的匹兹堡后，会是怎样的境况，会发生什么事情。

“匹兹堡……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

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匹兹堡没有发展成重工业重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就无法战胜德国；同时，也因无力制造坦克、大炮和军舰，美国也无法成为超级强国。此外，南北战争时，北方就不可能打败南方。

“匹兹堡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

母亲也流露出强烈的不安。

二 宾和皮特

提起宾夕法尼亚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费城以及内地的工业城市——匹兹堡。此时的费城对于象卡内基一家后来才到的苏格兰贫穷移民来说，已经失去了魅力。

这其中的道理可以从约翰·D·洛克菲勒那样当过密医的父亲，舍弃纽约的农田，沿着伊利湖，到俄亥俄寻找新天地中觅得。纽约与费城当时和旧大陆没什么两样，土地上的阶级差别束缚着、约制着新来的移民。卡内基的双亲于此是十分了解的。

费城位于纽约与华盛顿铁、公路交会的中央枢纽位置，从这两个城市乘车，2个半小时后就可抵达费城，此外，从特拉

华湾上溯特拉华河，也可抵达费城。费城既是美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建国之地。

费城的地名，是教友派教徒威廉·宾命名的。在希腊语中具有“兄弟般爱的城市”的意思。

威廉·宾的父亲贵为总督，曾给查理二世及约克公爵提供军费，因此，宾虽然是教友派教徒，但仍被允许在德拉瓦河西岸开辟殖民地。他率领教友派教徒，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

教友派反对战争，而且曾站在反越战的第一线。该派虽属基督教的一支，但却提倡反教会主义，认为信徒与教职人员没有区别。他们敬畏圣灵的权威，若有圣灵感动，谁都可以传教，具有崇尚自由与爱好和平的传统。该宗教名称的由来很特殊：当教徒一感到圣灵充满时，精神便会相当亢奋，继而浑身颤抖，因取名“战栗者”。

虽然宾对印第安人采取友好政策，并与印第安人缔结了有名的“协定”，但宾回国后，宾夕法尼亚州，随即转变成双方激战的场所，双方争夺的焦点。

宾夕法尼亚州以月桂树为州花，风俗纯朴善良，州民工作非常勤奋，其中 50% 为农民。

阿巴拉契山系的阿勒格尼山脉纵贯州内，整个州的森林面积广阔，地形类似瑞典。州的 1/14 是河川及湖泊。教友派的农民，并没有将田产留给子孙的风气。

冠以威廉·宾之名的宾夕法尼亚州最初殖民者是荷兰的毛皮商人。但他们并没有设置开拓地，所以，一般认为，最初的殖民者是在特拉华河西岸，建造圆木小屋的 300~400 个瑞典人。

他们沿着特拉华河上溯，拓展村落。

18 世纪前半叶，由于路易十四的高压统治，德国人被迫集体放弃荒芜了的莱因地，横越大西洋，前往宾所开拓的自由

新天地，寻求新的希望。这时，大量的德国移民者涌入宾夕法尼亚州。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及具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法国人不甘示弱，随即相跟投入这块土地，诸色人种混合成美国新州的基础。这也是这里成为革命的发祥地的顺理成章的理由了。

革命前，德国的移民占全州人口的 1/3，人数超过 10 万人。这群移民者中，有位名叫李登哈斯的工业家，他在英国的殖民地上，第一个建造纸厂，随后又设立啤酒厂、纺织厂以及玻璃工厂。宾夕法尼亚的制铁工业，可追溯到革命以前，大约 1720 年左右，铁矿及煤矿受到注意。此时，德国人与威尔士移民，在流经费城西北方的楚尔基尔河溪谷，开始铸铁。他们把水车装设在费城北方约 80 公里的特拉华河的河床上。据说以此动力铸造出来的铁制品质地非常优良。铁厂在革命以前一直向西扩展，由总督府官吏及审判官在内的 8 位事业家共同投资兴建。萨斯科哈那河畔逐渐成为制铁中心。德国农民最早将石灰质的坚硬土地，开垦成小麦的大谷仓。

在萨斯科哈那河岸地带制造的铸铁，大部分都运到费城，加工成白铁皮板、钉子及农耕器等等。剩余的铸铁则运往英国，但此时还没有进入匹兹堡时代。

与大西洋岸的费城相比，位于俄亥俄河与亚利加尼河交汇点的匹兹堡的开拓程度与之大相径庭。

俄亥俄河在与密西西比河汇合之后，流向新奥尔良的河口，注入墨西哥湾。俄亥俄河流域北部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两内陆河之间的地带，受法国的影响最大。

法国曾唆使狩猎于阿勒格尼山麓及两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入侵宾夕法尼亚，这深刻地影响了内陆带的发展史。那时是 1753 年 10 月，华盛顿（1732～1799 年）接到英国驻维吉尼亚总督的命令，奉命讨伐南下俄亥俄河的法国部队，而后兵临匹

兹堡。

在波托马克河冰冻的恶劣天气下，华盛顿将军奉总督之命由弗吉尼亚州出发，经由马里兰州，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后再向西挺进，在雇来的山地人季斯特的导引下，他们越过阿勒格尼山脉的险要处，在俄亥俄河的分叉点（现在的匹兹堡）上筑寨备战。

经过长达3个月的征途，华盛顿终于将英国总督的亲笔信函送交法军司令，虽然途中，华盛顿始终为断绝音讯的恶劣气候及顽强的印第安人的伏击而苦恼不已，但他们终究克服旅途艰难：遇到冰冻的山坡路就骑马穿越，逢小河则利用独木舟。

“远道而来，辛苦了。请转告总督阁下：我们法国的将士绝不退却。”

法军司令的回答铿锵有力。随即点燃了7年的“法印战争”导火线。第二年，华盛顿率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民兵部队，再度远征宾夕法尼亚，结果输得一败涂地。

1755年，法军在俄亥俄河的分叉（匹兹堡）建筑正式的城堡。英国远征军新司令官布拉德克率领2200名大军，进攻这座城市。布拉德克将军从马里兰州的昆市兰出发，以英国所夸耀的强力野战炮兵部队，越过杳无人迹的亚利加尼山脉，强行作战。此时富兰克林被委托征召150辆货运马车及马匹。

布拉德克的野战炮兵部队，配备了新式武器，成功地翻越了8座山。为了顺利完成这一计划，布拉德克先派数百名士兵作前哨，开辟荒地。为使野战炮兵部队的马车顺利通过，他们筑了宽约3.6米的新道路；并且在上面铺设圆木，防止车辆下陷。

对于英国远征军而言，尽管先前做了种种准备工作，翻越亚利加尼山脉仍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一路上，英国士兵及马匹损失惨重。布拉德克部队在逼近匹兹堡时，又遭到法军与印第

安部队的伏击，布拉德克被杀死。而此时出面帮助这支落败部队撤退的人便是乔治·华盛顿将军。

欧洲本土国家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在美洲这块新大陆上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奥地利继承战争后，为收复割给德国的失地，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丽莎（1717～1780年）和法国结盟。而由于英国与普鲁士（德国）的缔结同盟变成敌对关系的英法两国，在美洲新大陆，也展开激烈的领土争夺战。战争的胜与负，直接影响两国在海外殖民地的霸权。

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在东印度公司总督时代，因钻石致富的托马斯·皮特的孙子威廉·皮特，此时粉墨登场。

由于英国将军事与政治的主力倾注于殖民地战争，形势因而逆转。

美（英）国远征军的新司令福布兹卷土重来，战火再起，再辟西进道路，攻下匹兹堡。

紧接着，美（英）远征军攻陷加拿大的魁北克。长达7年的战争就此告終了，英国大奏凯歌，胜利回师。

因钻石致富的皮特，名字被冠在匹兹堡的头一字。此后，匹兹堡成为美洲新大陆的中原前卫据点，并因此发展成美国一重镇。

匹兹堡之所以能成为重镇，取决于其地理价值。

自乔治·华盛顿初次远征匹兹堡以来，经过7年战争（法国、印第安战争）以及后来的美国独立革命战争，匹兹堡能成为军事要塞，是因为匹兹堡位于俄亥俄河与亚利加尼河两河汇合之处。

另外，宾夕法尼亚的印第安人，与为驱逐印法联军，而开拓的宾夕法尼亚的道路与运河的交通路线，这使匹兹堡的地理价值观念，更富于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个原因具有相互关联性，在匹兹堡的军事价值外，再加上政治与经济价值，匹兹堡形成重镇，是综合原因作用的结果。

被逐出东部各州的印第安人，为寻找安全地带，浮舟漂浪于五大湖及宾夕法尼亚的河川，徘徊于水牛野兽奔突的山野小径，而后来到了亚利加尼山脉的西侧。

7年战争的恩恩怨怨，又激发起英法之间的冲突。

这时，由南方的维吉尼亚向西推进的英国势力，与由北方的五大湖向南推进的法国势力，在宿怨的作用下相互冲突。

由弗吉尼亚经马里兰，向西推进的英军势力，为夺取匹兹堡的战略根据地，必须征服印第安人的屏障——险阻的亚利加尼山脉。

因此，华盛顿将军首先就开辟了最初的军用道路。

其次，布拉德克也下令开辟不同的匹兹堡战略道路——福布兹道路。

这些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连接纵横于州内的河流，因而这些路成为中继通路。由于这些道路的相互连接，费城与匹兹堡之间才能作横向的联络。

1784年，独立战争后。为建设昆布兰与匹兹堡之间的道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决议发行42,000元的彩票。

这个计划非常庞大，预定路宽约18米。

美国的开拓先民，深知匹兹堡这个心脏地带的存在的价值，以及有必要由该心脏向外辐射出冠状动脉。

宾夕法尼亚有印第安人的存在，是另一个历史性的关键。

独立战争（1776年）时，塞尼卡斯、夏乌尼、道拉威尔及庞查克各部落，散布于亚利加尼山麓及五大湖畔一带。这些部族均依附于英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也就是说，英国远征军撤退以后，依附于战败国一方的印第安人的命运，得付出错误

抉择的代价：

他们被驱逐到宾夕法尼亚以西的荒地。

以道路、运河及铁路与东部沿海都市相结合的中原都市匹兹堡，其经济价值遂急速高升。

同时，长达 40 年的宾夕法尼亚的印第安战斗史，终于划上了悲剧的休止符。

三 潜 能

在哈得逊河口的码头上，乞丐一般的爱尔兰人中，夹杂着意大利的移民还有穿着肮脏衣服的苏格兰船只揽客。

在拖曳着许多沉重行李的威尔一家与送行的史罗夫妇抵达布鲁克林码头时，揽客者嘶哑地高声喊叫着，随即蜂涌而上，下手夺取他们的行李。

“算你便宜一点，莱茵船最经济的喔！”

“胡说！这位先生怎么会去搭那种莱茵船呢。乘邮船！”

上溯哈得逊河的汽船有两种：

一种较大，上面有客舱，并供应餐点，不过，船票很贵，一哩（约 1.6 公里）需 3 分钱，航速每小时 3 哩（约 4.8 公里）。

“莱茵船多少钱！”

提及价钱，揽船者总是露出一副吝啬的表情，闪烁不定的眼神，逡巡着威尔及玛琪的表情，言道：

“算半分！”

这时已经有半分的货币了。

卡内基以成人的口气问道：

“那么，速度呢？”